

从此,每天在搀扶首长起床前,我就学那个按摩师的动作,先四肢,后腰背地为首长按摩上个把钟头,直到把她的四肢都按摩得活络了才放手。每次按摩后,首长都说:“不错,阿金可以做按摩师了。谢谢阿金,谢谢你!”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每当首长身边工作人员为她服务后,她总不忘记说一声“谢谢!”哪怕是给她倒了一杯水,拿了一支笔这样的小事,她都要说一声“谢谢!”首长就是这样客气的人,在自家人面前,没有一点架子。

苏州有句老话,叫两好并一好,首长对我好,我也对首长好。首长那种节俭呀,凡与她接触过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的衣服破了,从不丢,都是让我缝缝补补后再穿;手帕和袜子破了,也要让我用细丝线缝补好后,下次再用;就连外国朋友送来的礼品上包装的彩色丝绸带子,她也要让我全部收起来,再用熨斗烫平放起来,以备后用。所以在首长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人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一大堆丝带后,都惊呆了,不知道这些带子首长要用来派什么用场。还有,首长爱清洁也是有名的。她每顿饭或平时吃点东西,总要在头颈下围上一块围裙,以防汤汤水水弄脏了外衣。就是围裙,她也轻易不弄污糟的,直到她90岁那年,围裙上还是干干净净的。

宋庆龄精打细算,每天亲自做账

屋里只要有吃的,首长都要一分再三

汤:当时,张珏秘书呢?她不也是一个入吗?

顾:张珏是住在楼下的。平时没有写写弄弄的事,是不到楼上来的。有时候,首长也要叫她一道到楼上来吃。当时,屋里只要有吃的,首长都要一分再三,人手一份,让我和兴宝阿姨一道吃。哪怕是一只苹果,她也要亲自一切为三:我一份,兴宝阿姨一份。她把我俩当成她的女儿与孙女!

还有一年,有外宾来,首长就根据那个国家的生活习惯,在楼下宴会厅里摆了儿桌羊肉宴。外宾走了,还留下不少鲜美的羊肉。首长当然不舍得扔掉,就根据以往的规矩,由

我们内部工作人员平分,各自拿回去。当然,首长对我与兴宝阿姨,还有张珏秘书三个人还是偏心的,每次分配时,她都有意给张珏、兴宝阿姨和我三人多分一些,那次分配也一样。首长还特意告诉我:“你和兴宝要和张秘书一样多。”

平时,屋里捉着了胖头鱼,上海飞机运来了大闸蟹或水果,还有冷天热天要分发一些劳保用品,她都一律一视同仁,非常公正。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李燕娥、兴宝阿姨和我三人平时的工资,都是首长个人开销的,平时开销不足的部分,首长就用自己的积蓄。所以,首长对屋里的每一份开销都精打细算,每天都要亲自做账。她身体好的时候,往往在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亲自记开销账。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改。后来,她年纪大了,有种开销账记不牢,算不准了,我在旁边听见了,就马上报出来。首长听见了就笑着对我说:“阿金,你原来是挑担头的吧?”(苏沪一带对从事小商、小贩的菜农的俗称。笔者注)我听了,一时不明白,就对她说:“我是绣花的。”首长听了笑得开心了,说:“绣花?我看你是挑担头的,要是呢,怎么你连字也不识,账倒算得怎么这样精呢?”首长的开支流水账,一直记到她病危的时候没有办法记了,才停止。现在,她亲笔记录的这几大本开销账,都在北京故居里摆着,供大家参观。

人老了经常要想老早的事,她想得最多的是孙中山

汤:中山你一直住在楼上,平时寂寞吗?

顾:寂寞。1980年,上级给配了一台当时市面上不太看得见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兴宝阿姨看见了很开心,总以为这下晚上可以看电视了。没想到首长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就不看了。

(6)



魅力宋庆龄

这道圣旨,震惊了所有人。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是天下最重的两个地方职位。直隶总督管辖现在的河北和北京、天津地区,因为掌管京畿地区,位置重要,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总督。两江总督,掌管现在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和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它管辖的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集、城市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况且,曾国藩在江南耕耘多年,势力遍布长江中下游,突然被从根据地调走,前往离北京非常近的保定担任直隶总督,内涵太深了。

当年,马新贻四十七岁,是当时天下最年轻的总督,也是最有权势的总督。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马新贻却感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在赴任途中,回菏泽老家祭祖,就叮嘱兄长:“我此去凶险难料,万不一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马新贻和袁世凯的老爸杀被裁撤的湘军 迅速激化了矛盾

马新贻之前和湘军有交流,有交集,但在职务升迁上,总是压了曾国荃一头,积累了与湘军的矛盾。

曾国荃攻克南京时,挂的是浙江巡抚的虚职,大功告成后,本应去杭州上任了。没想到,朝廷因为曾国荃没有实际到任却用浙江巡抚的名义上奏,狠狠地训斥了曾国荃一顿。哥哥曾国藩一看情况不好,说服曾国荃借口身体问题请辞,朝廷顺水推舟,免去了曾国荃的浙江巡抚职务。而新任巡抚,就是时任安徽布政使的马新贻。

两年后,曾国荃复出,担任湖北巡抚,因为与湖广总督曾文不和,相互弹劾对方,结果两败俱伤,双双被免职。

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后,浙江巡抚空缺。湘军系统虎视眈眈,尤其是曾国荃,表现出志在必得的样子。谁知道,继任的浙江巡抚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国荃失望了。

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后,闽浙总督空

缺,湘军系统又觉得曾国荃有戏,结果公布的人选又不是曾国荃。曾国荃再次失望。其实,地方督抚的人事大权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但在湘军和曾国荃看来,就是马新贻在背后使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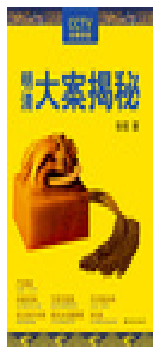
而马新贻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干的两件事情,迅速激化了双方的矛盾。马新贻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建新军,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

另外当时朝廷正在大规模裁撤湘军,也刺激到了很多人。湘军是清朝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异类”。清朝的政府军是八旗和营。八旗是清朝夺取天下的基本军队,绿营是清朝在统一过程中收编的汉族军队。八旗军队有二十多万人,绿营有六十多万人。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时候,八旗军队和绿营军队一败涂地,尤其是南方的清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官员自己招募军队,防止形成军阀。但是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清朝不得不允许南方各地的士大夫自行招募军队,抵抗太平军。湖南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就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和资源,拉起了一支队伍,组成了湘军。

湘军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的军事制度。湘军是一支“三无军队”,无编制、无防区、无拨款,不受现有的军事制度的限制。

同样是裁军,曾国藩来做和马新贻来做,完全不一样。湘军官兵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曾国藩威望巨大,他亲自裁军,被裁的官兵只是在暗地里发牢骚;马新贻在湘军系统没有威望可言,而且和湘军一直有矛盾,他动手裁军,被裁的官兵就不是在暗地里发牢骚那么简单了。

(34)



作为一种发明不足25年的药物,阿奇霉素在我们医学界中占据了相当惊人的地位。在此期间,大量的流行病愈演愈烈

对坚果类过敏曾经是非常罕见的症状,但是现在,它在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2%。在1997-2008年间,确诊花生过敏的儿童的比例增长了2倍多。虽然大多数情况都比较轻微,且不排除有误诊的可能,但过敏反应有时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会导致猝死。食物中微量的花生残留都足以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食物包装上都标明了“生产设备中可能有坚果类残留”或者“已通过无坚果认证”。坚果类过敏正在改变着世界各地数万名儿童的生活。是什么引起了这些过敏?有人认为是缺少了宠物的陪伴——我不敢苟同。

最近我开始琢磨一个可能的原因。还记得,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会促进养殖场动物的生长——无论它们摄入的是青霉素、四环素还是大环内酯类药物。这引起我思考,这些抗生素在我们人体内是否或多或少发挥着类似的功能?不过,即使不同抗生素引起的效果不同,那又怎么样呢?事实上,为什么它们应当一样呢?我们知道了,各大类型的抗生素对不同的微生物有不同的杀灭效果。在我们的小鼠实验里,我们持续地观察到,泰乐菌素,一种大环内酯类药物,比青霉素类的效果更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两类药物——大环内酯类及青霉素类(这是β-内酰胺类药物的一种)——正是因为它们在儿童使用的抗生素里占了80%还多。

过去,儿童使用的大环内酯类药物主要是红霉素。与青霉素类的阿莫西林相比,红霉素针对一些重要病原体的效果不够强,而且常常引起恶心、呕吐等副作用。1991年,两种新型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在美国批准上市了: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要比红霉素来得优越,因此很快就取代了后者。阿奇霉素是长效作用药物,服用几片,药效就可以持续一周。生产商意识到了它的巨大价值,并创造了Z-pak(在中国的商品名为希舒美),几片药就可以作为一次独立的处方,足够一整个抗生素疗程。简单、有效,而且名字朗朗上口、易于识别。

在获批上市的前一年,1990年,Z-pak的使用率几乎为0。到了2010年,我能找到的最新数据表明,它的使用量已经攀升到了

6000万例。目前在美国,阿奇霉素是销量最好的抗生素,甚至超过了粉色液体的阿莫西林。这意味着,每年平均有约1/5的美国人服用了一个疗程的阿奇霉素。

在2010年,超过1000万例的阿奇霉素开给了不到18岁的少年,其中接近200万例给了2岁以下的孩子。作为一种发明不足25年的药物,阿奇霉素在我们医学界中占据了相当惊人的地位。在此期间,大量的流行病愈演愈烈。是否可能,这些新型的高效大环内酯类药物助长了这些疾病?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直觉,但是我们的鼠实验结果与此吻合。而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所作的抗生素使用分布图也令我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大环内酯类药物。有趣的是,大环内酯类药物的使用程度与肥胖病的地理分布相吻合——那些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最多的州也是肥胖症发病最高的州。

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自闭症病例的增多,包括存在于食物、饮用水、空气中的毒素。我的理论依据基于如下事实:肠道微生物参与了早期的大脑发育

此外,还有自闭症。这种病令无数家长闻之色变,而且它的发病率还在持续攀升。在1943年,当列欧·坎纳医生第一次描述这种疾病的时候,它还非常罕见。如今,大约1.1%的儿童患有自闭症或者泛自闭症。这固然不能排除误诊的可能,但是仅仅是误诊并不足以解释自闭症的大规模增长。即使将诊断标准的差异也考虑在内,从1960年至今,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仍然增长了4倍。自闭症的临床症状范围很广,程度不一。轻者可以正常生活,重者完全无法自理。从根本上来说,自闭症患者大脑内与其他人不同,因此,他们缺乏与他人交流、理解一些细微的差别及非语言信号的能力。年幼的孩子正需要这些能力来学习如何解读社交情境,而且随着他们进入青春期与成人期,这些技能越发重要。自闭症患者恰恰缺乏这些能力,因此无法完成许多复杂的人际活动。

正如许多其他的现代疾病,自闭症的肇因并不清楚。目前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自闭症病例的增多,包括存在于食物、饮用水、空气中的毒素,孕妇对某些化学物质或者杀虫剂的接触,以及父方某些特定的遗传特征。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如此之多的理论试图解释它,这本身就表明了它有多么的神秘。

我的理论依据基于如下事实:肠道微生物参与了早期的大脑发育。

(11)

泽曰:“汝不识机谋,不明道理,岂非无学?”操曰:“你且说我那几般不是处?”

泽曰:“汝无待贤之礼,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

泽曰:“汝若说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操曰:“岂不闻‘背主作窃’,不可定期?倘今约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这里反过来接应,事必泄漏。但可觑便而行,岂可预期相订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杀人,真无学之辈也!”

最后,曹操快乐地认输了,他改容下席而谢曰:“某见事不明,误犯尊威,幸勿挂怀。”

显而易见,在这场舌战交锋中,曹操中了阚泽的欲擒故纵之计,完全把心思放在了阚泽身上。

阚泽舌战曹操精彩固然精彩,却不见于历史记载。在历史上,阚泽并非一个军事型、谋略型的形象,而是一个文化型、学术型的人物,关于他的一生,有两点值得大书一笔,一是为孙权解惑,向孙权进谏,据《三国志》记载,阚泽博览群书,“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权常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阚泽)释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诩《过秦论》最善。另一点则是孙权对他的尊重和深情,他去世时,“权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

曹操在败退途中的确曾大笑,但不是三次

《三国演义》中有两个使用连环计的故事,一是政治事件,即第八回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一是军事事件,就是此处要谈的第四十七回“庞统巧授连环计”。

司徒王允在除掉董卓时所用计策是围绕美女貂蝉展开的,而庞统给曹操出的妙计则是把战船用铁链锁起来以便统一行动,二者之间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都被称为连环计呢?

原来连环计是这样定义的: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去,如天宠也。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敌人兵多将广,不能与之硬拼,应设法使他们自相牵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三军统帅如果用兵得法,就会像有天神佐佑一样,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王司徒以貂蝉作为

筹码使处于强势的董卓吕布搞起了窝里斗,成功削弱了对方的实力,最终诱使吕布杀死了老董,自然应该属于连环计。庞统为孙刘联军服务,忽悠悠多将广的曹操把战船用铁链和连环大锁锁在一起,使战船互相牵制,成了一条根上的蚂蚱,灵活作战能力大大降低,而且为将来火烧战船做好了充分准备,这当然更是连环计。

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连锁战船并不是庞统给曹操出的馊主意,而是曹操自己想出的“妙计”,最后几十万大军被烧兵败赤壁完全是曹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怪不得别人。

赤壁战前,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走华容,且夜观天象发现曹操不该身亡,又考虑到曹操对关羽有恩,于是派关羽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给他做。曹操赤壁兵败后果然由华容道败退,并在途中三次大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未在险要处暗设伏兵。然而,曹操一笑笑出赵子龙二笑笑出张翼德,三笑笑出关云长,而且正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华容道上。屡遭打击的曹军此时已无力再战,曹操只得厚着脸皮亲自哀求关羽放行,关羽想起旧日恩情,义释曹操,让曹操捡了一条命回到许昌。

上述《三国演义》中的描写虽然并非凭空之笔,但与事实还是有较大出入的。曹操从赤壁败退时走的确是华容道,但并没有关羽什么事;曹操在途中的确曾大笑,但不是三次,而是一次;曹操笑的也不是诸葛亮与周瑜智谋不足,而是笑刘备虽有计谋却晚了一步;曹操大笑之后确实出现了敌情,但那时他已是脱钩鱼儿有惊无险。

蜀国灭亡其实与诸葛亮无关

诸葛亮是公元234年在北伐前线的五丈原病逝的,那时,蜀国刚刚立国十三年。263年,刘备创立的西蜀在刘禅手里被司马氏控制的曹魏灭掉。两者之间隔着虽算不上漫长却也不短的三十年,如果贸然把蜀国灭亡归咎于诸葛亮,那这个时间差就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诸葛亮生前定下的人事安排完全经得起历史考验

三国人物中,就综合能力而论,最有资格和诸葛亮PK的恐怕非曹操莫属,他们一样的雄才大略,慧眼独具,一样的能写能打,文武双修。

(4)

